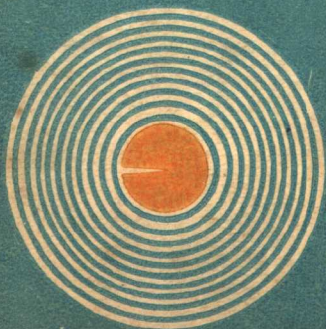


王夫凡  
主編



竹  
布  
衫

何家槐 著



黎明小叢書

● ● ● ● ● ● ● ● ● ●  
黎明書局出版 ●



所 有 版 權  
黎 明 書 局

1933,4,初版

1—2000本

實 價 三 角

黎明小叢書：

竹布衫

著 者 何 家 槐

出 版 者 黎 明 書 局

發 行 者 徐 毓 源

發 所 行 黎 明 書 局

上海四馬路  
河南路口

代 售 處 各 埠 各 大 書 坊

黎六八號(曹)

## 目錄

白舅舅	一
竹布衫	二九
風波	四一
一個兵士的妻子	五九
冬宵	九五
後記	一〇七

## 白舅舅

近年來最引我思念的，在親朋中，還是白舅舅。因我自離了家鄉以後，過的盡是寄人籬下的生活。我現在這種受人白眼，受人冷視，處處都得仰人鼻息的境遇，彷彿八年前白舅舅的命運。雖則我曾念過書，是斯文慣了的人，在外表上人家待我還不致怎樣酷刻，怎樣淡漠，但實際上還是一樣。這真是一種又拘束，又難堪的生活，什麼事全不能有自己的主張。吃飯不自由，行動不自由，講話也得規規矩矩的，不能有一點差池，如果隨便了一點，那你就可看到某一種臉色，那似笑非笑的諷刺。在背後，他們還會批評你這樣那樣，笑你迂闊，不識趣，專門在人家屋裏白住

白吃白用。你得留心無論什麼人，祇要他們家裏的一分子，你就得盡力敷衍，甚至奉承，否則閒話就來了。你曾經聽過那種氣人的閒話嗎？那簡直是侮辱。你如果性情躁烈一點，真會立刻鑽進地洞去，不再見人。所以在這種環境中過活，你非得有處世的大經驗，因為缺乏那種隨機應變的本領，你就得不到主人的歡心。我心直口快，性情孤介，不能轉灣，不能做假，這種生活真非我所宜。我厭倦，但又不能馬上擺脫，這更增加了我的痛苦。每當痛恨自己生活的時候，我就不期然的想起白舅舅，他以前在我家裏寄居時候的情形。

那時舅父已是很老了，但究竟幾歲我不知道。我祇記得他眼睛很壞，成天不斷的淌著淚水。所以他雖沒有別的財產，却有一條又髒又小，專門揩眼淚的毛巾。

他眼白全灰，眸子不能自由轉動，那死板板的注視叫人難受。他頭髮在年青時就白，眉毛也白，臉上的皮膚更白，那大約是我叫他白舅舅的原因。他有一嘴從不修翦的鬚髭，跟許多落拓的老人一樣，那上面竟不時掛著鼻涕。他自己往往用手去撫摸，撚弄，彷彿很得意的樣子。他穿的極壞。一套不知從那兒來的舊軍服，肩上破了一塊，胸部穿了一洞，鈕釦全落掉了，口袋簡直沒有一個整齊的，那千瘡百孔的褲子也縫補得不成樣子，冬天老是拖著一雙大棉鞋，成年不穿襪，夏天往往爛腳爛成血淋淋的。他很少洗澡，就是極難得在夏天的晚上，到城外小河裏，花了幾分鐘，泡一個浴，也是騙鬼，那不但不能去垢，反而沾上了一身爛泥。何況他又沒有衣服換，洗了澡仍然穿上那一身，有什麼好處。所以在夏天，你簡直不能接近他，因為

遠遠你就可以聞到一股臭氣。我不知道他從什麼時候起住進我的家裏，他爲什麼要過這種豬狗不如，無人照顧無人理睬的生活，年輕時我也不大明白。我不可憐他，有時我簡直待他很壞，我時常加以侮辱，加以虐待，祇要我自己開心，什麼刑罰都會加上他的身，毫無憐憫。

我這位可憐的舅父雖無別長，却能拉一手很好的胡琴。他年輕時曾經學過鑼鼓，什麼樂器全會動手，不過最精的却是胡琴。他不但能唱，還能做；聽說他鄉裏有次開光，戲班裏少一個武生，因爲老的剛辭退，新的還不會請到，臨時拉人實在難，但不用又不可能，不得已祇得找尋替工。我舅父馬上自薦，那時人家全笑他，一個學鑼鼓，單會唱的人怎麼又能上台？他們以爲他一定要出醜的，那料事實竟相



反，他竟得到意外的成功。雖則他有些地方不免生疏，但大體還算不錯。這引起很大的驚奇。他現在偶然談起，也隱隱的以那件意外自傲。至於他究竟怎麼能夠那樣，却至今無人知道。雖則許多人說他吹牛，以為他並無此事，如果真有這事，那他簡直是個天才。但他並不愚蠢，却是真實的。他會唱的戲真多，有時他一個人睡在牀上，一面唱，一面將胡琴放在肚頂，用那一雙枯手顫巍巍的拉。他年老，噪子當然不行，但那胡琴聲的婉轉，可說已達到極巔。有時迂緩，有時悠長，多輕靈溫柔。不論聲音提高或降低，清脆或模糊，多少都帶點憂鬱。那聲音在一間黝黑，湫隘，又髒又濕的小屋裏，全糊著舊報的格子窗內，在破牀，破鑊，碎磚爛泥的中間，不絕地，陰慘地迴蕩，像冤魂的呻吟。舅父住的那間房，真是不見天光的地窖，我永遠忘不了那

黯淡的光線，那股窒人的霉氣，以及那些凌亂的農具。但在這種地方，祇要一聽到胡琴，又愛清潔又怕黑黯的我，竟會一連站著幾個鐘頭不動。我覺得聽到過的胡琴聲，雖也有好的，但總不及舅父拉的來得婉轉，曲折，和諧。我愛聽得幾乎發瘋，一天不聽到，我就感得異常寂寞。我原是不大願意理舅父的，因為我那時還是個少爺，很驕傲，很殘暴，簡直不把他放在眼裏，他是多少的齷齪狼狽！我很少叫他舅父，如果有人說他是我應得尊敬的長輩，我就會跟那個人拚命。但給他的胡琴聲迷住了以後，我就漸漸到他屋裏去，要他多拉點時間，多拉幾個調子。我要求他的語氣，當然還是強硬的，粗魯的，好像下什麼命令。這可是苦住他了，因為他很怕我父親，生怕他的胡琴遲誤了我念書的時間，被說閒話。他們雖則是平輩，是至親，但我

從不會看到他們在一起吃飯，在一起談天，父親對任何人都很嚴厲，舅父一見他就不敢動彈了。我那時的念書時間，是被規定的。每過一點鐘，就得念五遍古文，念完了纔准休息。書桌就設在父親房裏，老頭子成天坐在那兒，很留心的看著掛鐘。如果不按時到，就得受刑罰；有次我竟爲了遲去幾分鐘，給我父親打出了鼻血。舅父自己很怕我父親，又得擔心我被打，所以他雖則愛拉，也喜歡我聽，但老是拉到半途，三番兩次的跑到客廳裏看鐘；如果我念書的時間快到了，他就把琴聲戛然停止。他那樣斷斷續續，已使我難過，更加他不肯再拉，我的憤怒真如火苗一樣的，在心底延燒上來。開始我還比較客氣的向他要求，見他固執著不允，我就不管舅父不舅父的，跳上去搗他，打他，吐痰在他的身上，甚至撕碎他那本已霉爛了的軍

褲。他一點不抵抗，雖然他的力氣還是比我大，要回手並非難事。他祇是笑，勸我不要儘管孩子氣，給打出鼻血不是好玩的。可是我始終不肯饒他，要纏他一個糊塗。他也祇好聽憑我撒野，像他那樣的舅父，除了忍耐還有什麼話說？我那時性情實在太壞，太頑皮，全家我就祇怕父親一人。看見舅父那樣可憐，我就大逞威風，無論如何要他再拉，否則我就滾地板，怪叫，弄得他不知應得如何對付。有幾次擋他不住，打他不到，我就什麼話都搬出來罵他。那些話真是刻毒，無理，自己現在想起也覺得後悔。有些人甯願挨打，不願受罵，因為打祇是一種譴責，而惡罵却於譴責外，還含有侮辱和輕蔑。誰有一個那樣輕賤的靈魂，甘心忍受無理侮辱的重擊？舅父當然也不能忍受，但他寄食在我的家裏，處處都得仰賴我家的供給，實在攔不出

舅父的權威。聽到我破口亂罵，他還祇一味的苦笑。有時也比較嚴厲的阻止我幾次，但他愈阻止，我就來得愈蠻橫，愈強暴。記得我每次罵他，開口總是這樣一句：

「你爲什麼不再給我拉胡琴？」

「因爲你的念書時間快到了。」

「這不要你管，打也打到我自己身上，你放心再拉就是。」

「我不能。」

「真的不能？」

「……」他很可憐的點一點頭。

「但你不是住在我的家裏嗎？」

「是的。」

「那你就得拉胡琴。」

「喔——」他臉色蒼白的問：「難道我住在這兒，就得替你拉胡琴不是？我倒要問問妹夫。」

於是他就向外走，裝出要去問我父親的樣子。我不著急，也不去阻止，因為我摸到他的膽量，料他不敢去問的。如果他真的敢去，那除非他發瘋了，一個連看到我父親的影子就要逃避的人，還那裏敢面對面的談話？所以我儘管隨他去，看他怎麼樣。果然這可憐的人，走到客廳就向後轉了。

「你實在不該講那種話，孩子——」他說，「我究竟是你的舅父。」

「誰要你這種舅父」我咬緊牙回答

「難道我窮苦一點，連做舅父都不配了？」

「當然，說要你……」

這一來，他再不則聲了，聽了這種話，他還能說些什麼呢？他靈魂的深處，已被羞愧的感覺擦傷，他的自尊心已經破碎無餘。他不能辯別，祇能讓這切膚的侮辱，在無聲的忍耐中過去。他面色一陣紅，一陣白，兩手支著頤，陷入痛苦的，深長的沉思。有時他却睡進被窩，蒙住頭，過了大半天纔敢探出身來看我是否還在……

舅父的嗜好，最不容易戒的是酒，那是他的生命。他年輕時聽說老是喝酒，成天坐在鄉村的酒店裏，除了那兒他就彷彿沒有可去的地方。他家境原很清苦，外

祖父辛辛苦動的勞作一生，也積不到多少家財。這點僅有的遺產，如何夠舅父喝酒。他到處欠著酒債，每年借錢還，如今也不會還清。舅母是一本正經，最厭惡烟酒的人。看到他不務正業，天天喝得爛醉，當然是非常痛心。她早有肺病，又得過度的操勞，煩心，以致結婚不到三年就死了。舅父很愛她，她的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打擊。他傷心的孤獨過活，沒有再娶的念頭，不願第二個女子再來分受他的苦厄。但他還是喝酒喝得一塌糊塗，到後來終於變賣田地，變賣房產，弄得不能不寄食在我的家裏，過著最難堪，最羞辱的依賴生活。一到我家裏，他就下決心戒酒。其實他不願戒也要戒，因為我家裏的酒，全由我父親經營，儲酒房的鑰匙是他帶在身邊的，除了客來，就沒有開門的希望。我家裏人很多，上自父母下至僕役，全與酒無緣。



雇用人的時候，我父親第一要問的，就是他是否喝酒。如果會喝，就不要。因此在我家裏做活的，全是毫無嗜好的壯年。舅父自己沒有錢買，又不能向我父親要，酒的來處是被完全斷絕了的。要馬上戒絕，這在他當然是樁難事，但不勉強又有什麼辦法。寄住在人家屋裏，什麼事全不能由己，你要滿足慾望，直是夢想，何況又是像他那樣可憐，人家從不放在眼裏的窮鬼？他不是在自己家裏，可以有什麼吃什麼，毫不用顧忌，又不是什麼貴客，可以受到特別的厚遇。所以舅父起先最苦的，就是沒有酒喝。後來雖慢慢的習慣了，但他還是時刻想念，尤其是在有客來的時候。那時候有酒，眼見那一盅盅黃澄澄的甘液，那撲騰騰芬芳極了的熱氣，他真饞嘴得要命。他說喉頭簡直會發痒，毛管簡直會倒豎。他並不說謊，我就親眼見過他躲在

客廳外，眼巴巴的瞧著一壺熱酒發抖。我父親從沒有請他作過陪客，因為他的穿著太破爛，上不得台盤。記得有一次，幾位與我父親闊別已久的朋友，到我家小住。那時剛好逼近中秋了，每夜月色全很好，大家的興趣又高，所以設在院子中的一張石桌上，每夜都有鮮魚，陳酒。我父親原不愛飲，但爲了助老友之興，也一連醉了幾次。他們一邊高談闊論，一邊互相勸酒，情意非常的慇懃。他們真樂，但舅父可苦死了。他非常可憐的一時走到他自己房裏，一時又偷偷的溜到靠院子的一道土牆後，從裂縫中痴望着石桌。他們喝一口，他咽一口痰；他們飲一杯，他打一個噎；他的鼻尖靠在牆上，緊緊的，拚命的聞那香氣。他曬嘴，搔頭，恨不得穿過罅隙，把那壺陳甘一口咽下。看他那種餓鬼似的樣子，連我也覺動心了。在那時，我纔第一次覺

得舅父可憐。他實在是無告的，孤苦的；我以前竟那樣不懂事，那樣毫無憐憫心的虐待他，作弄他，我後悔。因此在他實在忍耐不住了，悄悄的要我幫忙，把他們喝剩的殘酒偷一杯給他的時候，我就很爽快的答應。可是我雖可憐他，却還不忘鬼鬼祟祟的弄一點花樣，我竟在那杯酒裏放下了許多飯顆。他瞧瞧那些膨脹了的米粒，搖搖頭，但結果還是喝光了。

喝酒以外，他還愛吸煙。在我家裏要找到煙，就更難了。我父親自己不會吸，有客來，全是臨時買。客人一走，他就很細心的，把香煙鎖進抽斗。舅父得不到酒喝，倒還有機會偷嘗一點餘瀝，但是煙，却連這種可能性都沒有了。用人也是不吸煙的多，就是有，也不會送一支給他，因為他們全是看他不起的。所以對於這一種嗜好，

他簡直毫無辦法。有時他跑到街上，到做土煙的店舖前呆站，聞聞那濃烈的烟味。但這樣做不但不能解悶，反而更使他痛苦地想起那種噴雲吐霧的風趣。記得一個冬天的早晨，我拏了母親給我閒用的兩毛角子，想到街上買一點零食。那天太陽光很大，很溫暖，到處都流露出春天不遠的消息。我蜚居在家裏已經很久，火爐旁的生活著實使我頭昏，所以一旦走到街上，在光豔照目的陽光中，看那各種顏色的臉孔，聽那遠近不同的聲音，真覺得新鮮有趣。我在人叢中亂鑽，雖然撞到人家的身上，或者竟撞翻了東西，給人祖宗十七八代的罵走，我還是笑。後來在我縱橫了許久，感到有點疲乏，靠在一條石欄杆上休息的時候，我忽然看見舅父從對面走來，手裏拏著一個紙匣子。因為在我面前來往的人特別多，他一時沒有注意

到我我就趁這機會撲了過去，一手搶過那個紙匣。他開始吃了一驚，看到我，纔放心的笑了。疾忙開出那紙匣一看，簡直使我呆住，因為裏面放著的僅是一些爛香烟頭。那纔真好看，沒有一根完全，沒有一根像樣！有的雖較長，但也是非常骯髒，非常潮濕。濕淋淋的幾段，竟許是從垃圾堆，或者什麼陰溝裏揀起來的。吸了那些烟屁股，不生爛瘡我不信。但他却要化許多精力，費許多時間拾起它們，而且好好的放進紙匣，像寶貝似的。就是乞丐怕也不會如此苦楚，而他竟是我的舅父，我母親的惟一親人。一想到這層，我實在忍不住下淚了。以前強迫他拉胡琴，向他吐痰，無理侮辱他的情形，又很快地浮上我的心頭。我一聲不響的取出角子，放在他的紙匣裏，要他拏去買一包香烟。他開始不肯，聽我很誠懇的講了許多話，纔似乎很

難爲情的接受了。那買來的二三十支紅錫包，他分截爲四五十段，聽說竟足足的吸了一個多月。恐怕他在我家裏，就祇那個時候過一次烟癮，多可憐的舅父！

不料舅父還會賭。在平日，他是不大出門的，就是出去也祇一歇兒功夫，不論怎樣總是趕回來吃飯，因爲在外邊，他沒有地方可以果腹。但十年前的深秋，天氣已是很寒冷了的一個晚上，他出去了。一直過去好幾天，他沒有回來。他在外，我們雖沒有什麼憂愁，不担什麼心，可是大家總覺得不安，生怕他在外邊出了什麼事，闖下了什麼大禍；而且他吃些什麼，住在那裏，幾天來如何過活，全使我們很奇怪。絕對不顧管總是不行的，他始終是我媽的親骨肉。所以我們全主張去找，父親也同意了。但找了許多地方，許多次，也不見一點蹤跡。用人全不願意再麻煩，說這樣

大的人還怕被拐；一定是上什麼親戚或朋友家裏玩去了。他們不願意也是情理，費力去找一個素來看不起的老頭，誰高興。或許他們根本沒有找，祇在街上跑了幾個圈，白相了一會，就回家報告也難說。他們不願意，父親也不再勉強，其實舅父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他是很知道的。幾天後，我們差不多已把他忘掉，似乎沒有走失一個人的樣子。但一個午後，在我父親的房裏，忽然舅父出現了。他憔悴，困乏，鬚髭上掛著鼻涕，一雙眼很疲倦地散著鈍光，全身顫巍巍的似乎就要跌倒，大約凍餓得非常厲害。跟着他來的，還有兩個像流氓的人。他們也同他一樣齷齪，一樣襤褸，不過年紀却比他輕得多了。一見我父親，他們就指著舅父說：

『先生，他欠我們的錢。』

「什麼？」我父親驚異的問。

「他欠我們的錢。」

「你欠他們的錢嗎？」父親問站在旁邊打抖的舅父。

「是的。」

「是什麼錢呢？」

「……」沒有回答。

「是以前的酒債嗎？」

「不。」

「是現在的酒債嗎？」



「也不。」

「那末究竟是什麼錢，你爽快的說呀！」

我父親漸漸不耐煩了，吞吞吐吐，猶猶豫豫的對話，最容易使他發怒。看見他動氣，那兩個流氓先互看了一會，彷彿商量什麼事似的，然後其中一個開口說：

「先生，不瞞你是賭博賬。他借我們的錢賭，賭輸了又欠我們。」

「什麼：你們到我家裏討賭賬……」

父親聽說是賭賬，又憤怒，又驚奇，誰也料不到這樣老，這樣衰弱，又這樣貧苦的舅父，會到賭場裏辛苦幾夜。他喜歡烟酒，我們全知道，他這樣的不安分，不守規，想得人家的白錢，却連想也沒想到。父親的厭惡賭博，比憎恨烟酒更甚。他看賭徒

簡直不如鷄狗，叫他們蟲豸，舅父出去這樣許多天，爲了找他，不知化了多少用人的時間；找不到還得替他担心，這已經使我父親異常不快；現在他回來了，却帶來兩個無賴討賒，這自然更加觸惱了我的父親。他憤怒已極，一面叫用人拖走流氓，一面馬上叫我母親來，告訴她這件事情，要她莫怪他驅逐她的兄弟，說他無情。他說他實在容不下這敗類了，說這樣老的人還不知羞，不自愛，真是最可恥的事。他不願這種敗類養在家裏，做兒孫的榜樣。而且誰知道舅父在外邊不是借我家的名義，東西的招謠撞騙；否則他欠人賭賬，怎麼竟會討進我們家裏來呢；所以爲保全家聲，她也得原諒他這種出於毅然決然的，不得已的舉動。他的話真堅決極了，在這種關頭，真難挽回他已下的決心。但我的母親，平日對待舅父雖也極冷淡，在

那時却動了憐念。她祇有一個兄弟，她不能看他被驅逐出去討口，住殿宇。他雖則不好，但始終是她的同胞，她的手足，她父母身上分出來的一縷血肉，何況他做這種事，也許是他萬不得已的苦衷，一種在窮困中無可奈何的希望。他已是這樣老了；沒有妻子，沒有自己的窩巢，身世也真蕭條。誰知他還能活得多久？她實在不忍眼見他給活活凍死，餓死；他住在我家裏雖苦，總還能飽肚暖身。她得救他，所以我父親雖說得那樣堅決，顯得那樣憤怒，她還是一再要求，請他看她的面上，大量的寬容一次。一面她又呵責舅父，罵他不應得如此糊塗，要他決不再犯。他那時偏促在一張大椅背後，很惶恐的聽著一個發怒，一個規勸。他俯頭着，一聲不敢響的，祇淌著眼淚。父親到後來雖則勉強答應了，但怕他以後再出去胡鬧，要他立誓成

天住在家里，不亂跑。舅父很可憐的承認了，含著淚，靜悄悄的跑回那又黝黑，又窒悶，又潮濕的牢籠，彷彿重新入獄的活囚。從此他就整日夜的在那裏面生活，除了到廚房裏跟用人們一道吃飯，簡直難得看見。有時他也拉一兩次胡琴，從遠處聽去，就可知道他的手。他的心，全在那裏跟著顫抖。那比以前更憂鬱，更悲涼，更虛弱了的聲音，我至今似乎還能聽見。

舅父就在這種黯淡的生活下過了幾年。大約兩年後，我的媽死了。父親倒變得和氣了許多，對他也不似從前一樣的冷峻，一樣的嚴肅。他有時也能得到酒喝，得到烟吸，似乎比較的舒服了。但這種生活祇是暫時的，因為父親不久就續了絃，娶來一位又陰險，又刻毒的婦人。她一來，就看不過舅父的窮相。一見他就避，時常

罵他叫化子，而且逢人便告訴，說我父親真開心，竟在家裏養著一個白吃白用白住的乞兒。我母親在時，他還能吃飽穿暖，睡得安穩，現在却不能了。他那間房子漏得非常危險，也無人替他修理；一條棉被已破得可以通風，也無人替他縫補；老骨頭在那層薄絮下面，一直從掌燈時分起抖到天亮，更有誰憐恤？吃飯也更可憐了。記得有次他生病，不能上廚房，老媽子看他可憐，替他私下煮碗稀飯去。但不幸在半途給我繼母撞見了，她臉孔一沉，眉毛一縐，一手搶過飯碗來，唵朗朗的連著稀飯打碎在地上，一面還惡狠狠的罵老媽子說：『誰吩咐你的？我有飯甯可餵狗。』舅父此後實在不能再往下住了。繼母這樣狠心，父親也弄得毫無辦法，祇得替他找到了一個舊親，貼他們一點錢，叫他那邊暫住一些時再說。他當然祇得聽話，忍

從這種無可倖免的命運的安排；雖則他對於我的家庭，那間房，甚至那些聽他不起的用人，似乎還有很大的留戀，但他不能不走。在動身以前，他難過的情形，我們是可以想像到的。他半夜三更的跑來敲我房門，跟我辭行。我臨時給他幾塊錢，叫他添置一點衣服，並且說：

『舅父，如果我有天能夠自立，一定要請你同住。』

『那當然喜歡，不過——』他悽然回答，『以後的事誰能料定？何況我已是這樣老了……』

真的，他已是那麼老了，他身體已彎曲得，消瘦得那樣厲害，他究竟能再活幾年，誰也不知道。他也有血肉，也有五官，這衰暮之感，當然愈使他想到他那悲涼的

身世。所以一說到最後一句，他好像心上猛然一冰，頭也不掉的忽忽走了。我追著送他一陣，眼看他的背影漸漸在蒼茫的夜色中消失，說不出的難過。那就是最後的訣別，我從此就一直沒有見他，祇聽說他的生活比以前更壞，人也更蒼老了。

一別八年多了，舅父！我現在過的也是寄人籬下的生活，我已飽受了炎涼的世態。我真厭惡這種羞辱的生活，但又不能立時擺脫，我恨我自己的無用。每當無可奈何的時候，我就不自禁的想起你，想起你八年前在我家裏所受的痛苦，以及那時待你的種種不是。我的思念是無窮的，舅父，不知我們是否還能再見。

原  
书  
空  
白



## 竹布衫

是陰雨天氣。村舍外的羣山，迷濛在白雲深處。憂傷的，陰鬱的天宇下，是廣漠的沉寂。有時那古怪的，獨輪車的聲音，在崎嶇的村道上，遲鈍而且噪耳的響過。陰森森的窗外，是寒冷的荒野，上面籠罩着一片澈骨的寒霧。在黑色的泥濘中，蹣跚着赴市集的貨客。有幾個連人帶貨的滑倒了，於是透過風和雨。我們可以聽到那疲憊的，奈何不得的嘆息。

主母在隔壁紡紗，機杼聲清朗可聞。她分明是在紡紗，但在我聽來，却像她在故意的，不斷的紡長時間。姑娘走後已經很久了，但那件竹布衫，却老是濕淋淋的

掛在簷下。天是這樣的陰晦，這樣的潮濕。這件姑娘待穿的衣服，要什麼時候纔能乾燥呢？『一乾燥，我的小廝就請你送到我的舅母家裏來。』她臨走時，這些話竟一連重覆了幾遍，可見她需要的急切了。她穿了這件發亮的，天青色的短衫，可以顯得更瀟灑，更飄逸，這是無可疑的事。不要說那時髦的圓領，月白的素紐，就祇那走路時噉霍噉霍的聲音，已夠迷人了。

我無聊地打着艸鞋。因被這種焦急的懸盼所擾亂，我竟半天打不成一隻。稻艸偃臥在身旁，像一堆亂麻，老是理不出一個頭緒。我猛力地想，雖平結紐，卻老是錘在自己指上，墳起了一個個紅疤。我的眼睛不住地凝視着披簷，我的耳膜上不住地響着那種噉霍噉霍的聲音，那裏着一薄層天青色的肢體，彷彿就在我的眼前。

擦亂。

「我再也接捺不住了，匆忙地站了起來，走進紡紗室去。」

「主母！」

「什麼事？」

「小姐的竹布衫，不是吩咐我一乾就給她送去嗎？」

「是的，但衣服還沒有乾哪。」

「因為不會乾，所以我請你……」

「請我什麼事？」

「請你在鍋子上焙焙乾，以便我馬上送去。否則，怕小姐會怪！」

「怪？」這老婦笑着說，「天氣這樣壞，小姐自己也眼見的，那能怪別人？」

「但我相信她在盼望的，她在盼望的……所以……我想還是焙一焙比較便當……」

「不必，蠢孩子！小姐又不是赤身的。那件穿走的灰色短衫，也並不壞呀！」

「那灰色短衫，也並不壞呀！」她老是重覆這兩句話，好像她的話一說出就是天經地義。這自私的母夜叉，對自己親骨肉的事情，竟這樣的不願操心。她難道會不知道女兒的愛好心？她自己年輕時，不也是喜歡打扮的？她現在，你看竟變成這樣固執，這樣懶於收拾了。

我不願再嚙嚙下去，其實多說也是徒然的。多費這種無益的懇求，我寧願多

費點精力自己下手。我雖從不會做過，但我想一定弄得妥貼。於是我一逕走到廚下去，生起火，把鍋子擦得非常乾淨。然後靜悄悄的走上樓，把竹布衫取下。在鍋子上反覆了幾十次，居然蒸汽上騰了，褪白了，用不到兩刻鐘功夫，已經全乾。

腋下夾着那件輕鬆鬆的衣服，我的全身也似乎飄飄然了。我溜出後門，到附近的一個裁縫鋪裏，費了不知多少話，多少哀懇，那狡懶的麻子裁縫纔允許我熨平衣服。摸摸那絨一樣柔軟，緞一樣光亮的布面，我竟快樂地掉下淚來。

我也不通知主母，直向古鶴鎮出發。因為給她說明了，那吝嗇刻薄的老太婆定要阻止說，「不必，蠢孩子！小姐又不是赤身的。那灰色短衫，也並不壞呀！」或者還要加上說，「你還是安靜點打艸鞋的好。」

雨下得放肆了。在雨中沿着浦陽江走，真別有風趣。兩岸的枯楊，在霧中如一帶褐紗。兩滴在船篷上，浙瀝有聲。岸上差不多不見行人，除了幾個趁渡的鄉下姑娘。水面很靜寂，祇有一隻貨船悄悄的駛往下游，偶爾透出一兩響槳聲。

古鶴鎮朦朧地臥在遠處。

路雖祇三里，但因為沿江一帶都很泥濘。我竟走了半點多鐘。雨滴很猖獗，幾乎淋破我的傘。風也異常大，一層霧壁橫障在我的眼前。我彷彿看見姑娘穿了竹布衫，在霧障中行走。她走得很大方，很自然，而且不斷地弄出那種動人的，噉霍霍的聲音。

鎮上的市集並不大，店舖大都很零落，很蕭條。在各店舖中，聽不到一點買賣

聲。街衢上的貨攤，也都趕戲場去了，祇剩有幾個豬肉攤，菜攤，還七零八落地散在各處。

通過了市街。我走進一個新漆的台門。

裏面是一片喧鬧的聲音。大家都是興高采烈的，就連那位日親牀褥的老壽星——我姑娘的外祖父，也趕熱鬧的穿得乾乾淨淨，坐在走廊口招呼來客。婦女們香噴噴的走進走出，多半穿着天青色的竹布衫，弄得繚繚響的，似乎都很得意。孩子們爲了爭爆竹哭得一片響——但那哭聲是生動活潑的，並不令人難堪。天井裏是成桌的客，從廚房裏透出來的香味，使剛到的來客垂涎三尺……

一進門，我就胡亂拉住一個男人問，好像不論什麼人都知道我的姑娘。

「我的小姐呢？」

「你的小姐？」他驚愕地問我。

「是的，她在那裏？」

「你真個糊塗，連你的小姐是誰都不會說明，就劈頭劈腦的問我她在那裏。

……」

「金雪娥姑娘呀！」

「怕在戲場裏罷。」

連感謝的話都給我忽略過了，一聽了告訴，我就急忙忙的往戲場方向走。因為走得太快，一路上不知得罪了多少人：沿路叫賣的小販，大聲呼嘯的閒手，醉漢，



以及一些顛蹶在泥濘中的婦人。

戲場是在古廟裏的。參天的古松圍繞着古廟，在這鉛灰色的雨空下，愈見陰森。簫鼓聲，正在廟裏瘋狂地響動。喝采，叫賣，嘈雜地混成一片。風雨交織中，攢動着氈帽，禿頭，油綠的傘蓋。

我的眼光掃遍了女座，在第二排高檯上發現了我的姑娘。

「想不到竟乾得這樣快！」她一看見我就說。幾乎一整天不見了的笑容，又在她的唇上浮現了。

「這樣快？你以為是牠自己乾了的嗎？」

「是你想法弄乾的？可不是用的什麼方法呢？」

「在鍋子上焙乾的。」

「是媽媽？」

「媽媽？她那願替你動手，她簡直是——」我幾乎漏出「母夜叉」來了。

「那末是你親手焙乾的？」

「當然，不是我還有那個！」

她的笑容逐漸展開了一種讚美的，感激的情緒，很明顯地露出。他交錯地握着手，一時撫摩着胸膛，一時撫摩着放在膝上的竹布衫。那天青的顏色，那月白的素紐，以及那時髦的圓領，都使她看了高興。我彷彿看見她雙頰緋紅，眼睛裏閃耀出亮晶晶的，酥軟軟的光芒。那動人的光芒，我祇在一個可紀念的夏夕見過一次。

忽然她拍着竹布衫，羞縮地說道：

「你真好，我的牧童！」

「爲什麼？」

「因爲你是這樣體貼，這樣聰明，又是這樣熱誠！我正等着這件衣服穿，是的，我正着急得要命。你看她們都是穿得亮亮的，祇有我是這樣灰色……但是天……老是下着雨，老是這樣陰濕……誰料你竟把牠焙乾了，而且把牠熨得這樣平，這樣光滑……就如你那嫩白的臉頰……」

她清脆地笑了，笑得那樣美，那樣動人。那溫情的感謝，那婉轉的撫慰，都是我所再也不能忘掉的。

我冷不防地攥住她的右手，她也勇敢地任我偎依，——不顧鄰座婦人們的耳語。驕傲的，幸福的表情流露在她的臉上，也同時流露在我的臉上。她好像得意有這樣忠誠的一個牧童，我却自負有一個這樣美貌的，年輕的女主。……

我們在朦朧的意識中，不知究竟偎依了多少時間。我們祇隱約地，恍惚地覺得夜已完全降臨。但是雨，却還在廊外纏綿地落個不停。

## 風波

一

戈琪一清早起來，看看晴朗的天色，精神上感到異常舒適，好像驟然年輕了許多。

剛纔刮過風。街道上的落葉，還不會掃淨。菩提樹的濃蔭，在柔媚的陽光中，似乎更加甯靜了。幾個日本的少婦，在過道上安閑地漫步。裙帶，帽帶，蝶影似的飄揚着，顯出無限纏綿的閑情逸致。

遠遠可以聽到奶媽推着小兒車的歌聲。

「今天是中秋，」他想，隨手拾起了一枝枯葉。

他雙手揉搓着枯葉，看看正在面前顛簸着的一輛馬車，幾乎不由己的笑出聲來。那齷齪不堪的車夫，那肥頭肥腦的女搭客，都很奇異的引他注意。他看到馬腿上生着一個大瘤，血淋淋的在陽光中閃耀。牠的鬣毛差不多已經落掉大半，瘦瘠的頭頸微微下垂，好像可以一手把牠捏斷。無論怎樣的鞭撻，牠總是一蹶一蹶的，走不到半碼就想休息一會。女搭客看到這種情形，不時的伸長頸子問：「喂！欺詐鬼，你怎麼選中了這頭瘟馬？」

駕車的不聲也不響。祇恨恨地鞭着馬背，藉以洩憤。

他採集了許多枯葉，把牠們揉碎成粉末，又像塵埃似的把他們吹了開去。對

着從半空中落下來的黑點，他搖着頭笑，並且學唱了一點從電影院裏聽來的舞曲。那已經足足三年不用了的嗓子，真怪，他自己覺得反比年輕時候唱的嘹亮了一些。他不明白自己爲什麼。這樣的興高彩烈，他的愉快完全是種孩子似的心情。可以吃點東西，可以休假一天，他覺得就是這樣。

他天天過着沉悶無盡期的生活。在那卑陋的辦公室裏起草公文稿，按電鈴，找存卷，向同事點頭，聽公役的嚕噓，每天每天的事全是一樣。嚴肅，虛偽，到處塞着忙碌緊張的空氣。他在這種枯寂的環境裏，已經過了一年多。就這一年多的單調工作，那他漸漸的，不，簡直很快的把他擠進了蒼老。

這種夢似的生活，使他重新回到以前學生時代的心情：一到任何假期他就

莫名其妙的覺得高興。雖然假期很快，而且同樣平淡地過去，但他總是很熱情的盼望。

給他盼望了很久的中秋，居然就在目前了。這佳節能夠給他的興趣，當然比任何假期來得濃厚。他想在這一天，盡情的樂牠一番；許久未曾嘗味了的家庭之樂，使他神魂顛倒。他愉快地進了糖果店，買了月餅，一刻也不羈留的折回家裏。

這時妻正站在門外。

「親愛的！你有什么消息麼——」他上前一步問：「昨夜的燈火爆裂可有應驗？」

「自然有。」



「你說謊，費娜！我不相信竟有這麼巧。」

「不信請你自己進去看。」

「那麼來了什麼客？」

「你的表弟胡秋原。」

「真的？」他驚奇的叫着，急忙拋下了費娜，連跑帶跳的闖進了客廳。

胡秋原是個二十多歲的男子，雖然年紀很輕，可是早已蓄上了鬍子。他們自幼就在一起，一直到他十五歲那年，感情的融洽幾乎超過了同胞兄弟。因為生活的奔波，他們相互間的隔絕已經很久了，今天的來訪實在使他驚喜交集。

「怎麼你今天會來？」他一面端詳，一面笑着去握手。

東。  
表弟的容貌蒼老得多了，行動也覺遲鈍了不少，握手的時候似乎還有點拘

『因為你們家裏的燈火昨夜曾經爆采。』

『你怎麼曉得？』

『表嫂告訴我的。』

『剛纔？』

『是的。我一進來表嫂就說：昨夜的燈花應驗了。』

『真是嘴快的表嫂——』他還不會說完，忽然聽到外面費娜的應聲：

『你怎麼罵人！』

他不答，祇是目不轉睛的望着表弟笑愉快已在這個久困生活重壓下的小科員心中燃燒了。

二

因為大家的興趣都很高，他吩咐傭婦提早了開午飯的時間，以便一吃完飯就到法國公園去。

他很喜歡喝點酒，幸福的學生時代，人家可以每天見他上館子。有一次因為喝得太過了，竟醉醺醺的強迫一個女同學跟他接吻，學校裏甚至想把他開除。但自死了父母，娶了妻子以後，他爲了經濟困難的緣故戒絕了酒。今天，他却破例的買了一瓶香檳。

他熱烈地開了酒瓶，舉杯爲他們祝福，并且提議夜裏就在法國公園賞月。

『好的。』費娜首先贊成了。

但天下的事，往往都是出於意外的。他正在幻想賞月時的情景，忽然聽到一陣嘩啦啦的聲音，一個酒杯落碎在地上。

『對不住，』表弟訥訥地說：『是我偶一不慎，把酒杯打碎了。』

『沒有什麼關係。』他連忙回答，一面喊傭婦再拿一隻杯子。

這樣的一件小事，自然值得懊惱。

但是當他離席小便去的時候，費娜也裝作小便的樣子，跟在他的後面。她站在便桶邊，氣憤憤的說：

「你的表弟真粗魯，過時過節，竟把人家的杯子摔碎在地上！」

「這有什麼相干？」

「噢，糊塗虫！你可還記得——」她面色灰白的顫抖着說；「去年除夕，嬉母打斷了一隻燭台，我就說我們家裏必有不測，但你不信，說我無意識。結果，你想，可不是命苦的溶兒應驗了我的預料……」

她嗚咽着，好像發生了很大的慘事，他簡直想不出安慰的方法。婦人往往是這樣多心的，一點偶然的湊巧，就會把牠附會成很可笑的迷信。不必說那些毫無識見的鄉婦，就連進過中學的費娜，也會不自覺的蠢到這步田地。

他勸解了一番，費娜纔勉強的回了座，原來的興趣已經一掃而盡了。他想多

說幾句話，但一看到她那憂鬱的樣子，又不敢多講。

「醬油，奶奶！」跑得滿頭是汗的傭婦，把一瓶醬油放上了食桌。

「幾多錢？」

「兩毛。」

「爲什麼祇這一點？」主婦怒氣沖沖的質問，「可是你又措了油？」

「天理良心，奶奶！」

「什麼天理良心！你這貪得無厭的賤婦，每次總得抽點稅！」

「你不相信我，奶奶！」傭婦倔強的回答，「祇要你親自去買一次，就會知道

我是如何的忠厚！」

「呃，忠厚！你如果忠厚，賤婢——」她拍着食桌罵：「那能天天的塗脂抹粉？」她愈罵愈兇。表弟，丈夫，傭婦，好像都能使她生氣。剛纔因爲一隻酒杯打破而起的鬱悶，好像已經到了總爆發的時候了。

「少爺！」傭婦忽然哭着向他說：「我實在要走了，我在此地實在吃不成飯，多心的奶奶，試問，那一天不是把我當作氣罐子？我也是父母生的，：有手有足，：有心有血，：只不過我命窮一點，：叫我如何受得下閒氣？：：」

傭婦一面說，一面真個往廂房裏收拾什物去了。他呆聽了許久，想不出一句話來說。家主的威嚴，怎麼也擺不出來。傭婦堅決的行動，使他吃驚，一任下意識的去拉她的袖口：

『你不能走，絕不能，我們是有責任的。等幾天我替你找到一個同伴，再讓你回去……』

一面他又半生氣半規勸似的對費娜說：

『你也少說幾句，我時常勸你不要着眼在小處；就算她真的措了油，也不過幾個銅板……』

『我也勸表嫂別這樣量窄。』弄得手足無措的胡秋原，很想這樣的插一句嘴，但一想及這不過是自討沒趣，又把話咽下了。

『幾個銅板，哼，你好豪富哪！我要你買點東西，那次曾答應那一次你說有錢？在傭婦——這賤貨的身上，你却……』費娜又接着向傭婦罵：『你趕快走，你在這』



裏一天，我就不得安靜一天。有你這種賤貨，我家裏不窮也要窮，不倒楣也要倒楣。試問誰家的傭婦這樣懶惰——把尿布洗得更骯髒，掃掃地，也不把櫈檯移回原處。  
……」

她爲了證實，把一些骨牌櫈統都拖了出來。因爲拖得太急了，一只櫈背撞上了食桌。滿桌的菜餚統都倒在地上，菜湯紛紛的流滿了各處。

『我偏不叫她走。你負得起責任，但我不能……完全不能……一個鄉下婦人獨個兒回家……』

他看到狼藉了一地的殘羹殘殼，碎湯碎汁，也不覺怒火中燒。

『她不走，我走！我早明白你們的糾葛，你們的關係。你可以養她一生，一世，讓

你們稱心……」

費娜大聲的哭出門外。

他急忙懇求表弟：『你去勸她回來！唉，婦人真不容易說話……關係……糾葛……全是一些無意識的，無意識的話……』

他又對傭婦說：

『坐好，不准亂走一步！叫你不要回話，就是回話也應該謙和一點，但你却老是這麼嘴尖！過幾天，我一定送你回去，誰願意挽留你呢？你明白一點！如果我心狠一點，也可以送你上警察局的……坐好……懂了麼……唉，真是冤家……』

費娜總算給表弟勸回來了。

他爲了表示親暱，在她的背上輕輕的拍了一下，說：

「你爲什麼老是這樣的愛使性子！」

不料費娜竟一轉身，把肩膀湊近他的身，頓着脚跟罵：

「你打，你打，你這老流氓！專喜歡同那淫婦磨滅人。溶兒已給你們磨滅死了，

我也大約是……」

表弟畏縮縮的站在一旁，很可憐的摸着鼻子，不知應該怎樣的勸解。

「你打，你打，你這野東西！」她更加咆哮得厲害了，他祇得一步步的退避。他以爲到她聲嘶力竭的時候，自然會平靜下去的。那料她竟不顧一切的，一倒身，就滾在地板上：

『你們來踐踏！你們——野雞與野狗！』

他坐在階石上，叫胡秋原走近他身邊，顫抖抖的說：

『表弟！我真對你不住，今天實在使你難堪了。』

三

他想起了結婚以前的一個冬夜，因為一句笑話衝撞了她，她也曾滾過一次地板。但那時的爭執，是一瞥即逝的，她所留給他的只有更深更厚的恩愛。自從結婚以後，生活的窘迫，人事的倥傯，使得他們的性情變成粗暴，無禮。尤其是費娜，只要一件很小的事情，就能夠使她生氣，想同他吵嘴，結果總是滾地板，每滾一次地板，總要使得夫妻間的反目，繼續了一個悠久的期間。他又想起了自己獨個兒上

衙門，沒有一個人體念自己的辛勞；從衙門回家，也沒有一個笑靨在門外歡迎；跑進了臥房，却只見一個拉長了的醜臉，橫陳在床上，向自己射出厭倦的目光……

到了傍晚，表弟告辭回去。費娜却還直挺挺的臥在地板上，似乎是睡熟了。

喊傭婦不應，他只得自己弄飯吃。聽到隔鄰分吃月餅的笑聲，不覺心痛欲裂。

他草草地吃完飯就睡，而且緊緊地蒙住被頭，雖然這夜的月光分外皎潔……

……

竹  
布  
卷

五  
八

## 一個兵士的妻子

我想說的這個村子，是位在烏江上游的，一個非常寥落的所在。這村裏的居民，大都靠着河邊捕小魚，捉蟹，摸蝦，摸螺，蠅度日。以前他們原是安居樂業的，但後來却漸漸的覺得住在這河邊，專靠這幾種行業，不能生活下去了，於是有許多人遷居到別處去，年輕的男子們，却大都進了軍隊。從此這村子的人口漸漸減少，到如今竟剩下了一所破屋，一個老婦。她是個兵士的妻子，在她年輕的時候，丈夫就當兵去，一連十多年毫無消息。那十年中的苦痛，渴念，焦慮和期待，竟把她變成了一個瘋子。她死守着這村子，死守着這破屋，在騷澹的，淒涼孤苦的生活中，等候着她的丈夫回來。

一九一四年，在那一帶發生了戰事。因此從烏江河面，每天都有兵船連續的駛過。那婦人每天憑着向河的窗口，留心河面過去的船隻，用一種近乎瘋狂的聲音，喊着她丈夫的名字。她妄想，在這許多船隻裏，成千成萬的兵士中，也許有她的德勝；但兵船儘管威風凜凜的，揚着軍旗迅速地駛過了，誰也沒有注意到她的呼聲。

隔不了幾天，戰爭就在附近開始，每個村莊擾亂着，無論貧富都被那繁密，粗暴，又銳利又震耳的槍聲嚇跑了。他們逃難都是逃得很匆忙的，因為戰事會在這一帶荒僻的地方，這樣迅速的發動，真是萬分的出人意外。

我想說的這小村，也像別的村莊一樣，陷入了空虛的，恐怖的狀態。清晨和傍



晚，在屋頂上再也看不見一縷炊烟；白天在道路上沒有一個行人，到了晚上就和死似的沉寂，聽不到雞啼，也聽不到犬吠。全村就只有那個兵士的妻子——那個瘋婦，還死守着那間破屋，戰爭的恐怖，對她已失了威嚴。她想也許在這烽火連天的當中，可以找到她最親愛的，已經十年多不見了的德勝。

戰爭愈逼愈近了，在隔開破屋不很遠的地方，竟開始了一夜激戰。那真是一個恐怖的夜：那瘋狂的鎗聲，那淒厲的吶喊，那濃厚的煙霧，那疾馳的步履，以及一陣惡毒的，慘酷的肉搏過後，那給淘汰下來的傷兵的呻吟，真夠慘！但這給期待，給癡望麻木了的婦人，處在這樣危險的，鎗林彈雨的陣線中，不但不怕，反而很興奮。她一夜沒有合眼，儘管聽着，想着，眼望着第一線曙光。一天亮，她就很快活地起身。

而且馬上出門去。一整天，她忘了飢餓，忘了疲憊，在那東西狼藉着的殘骸中，拾子彈，水壺，破舊的軍衣軍帽。她搜索着每一個死屍的口袋，從衣袋裏取出符號，書信，以及各種零碎的東西。她這樣沒有遺漏的搜索，與其說她存心攫取死人的財物，還不如說她是在尋找她自己的丈夫。她對每一個已斷氣了的兵士，必定要詳細的觀察一番，淌一回眼淚。也有幾個血肉模糊的，躺在田塍上的傷兵，還沒有死，那情景更叫她忍不住痛哭。

午後又有一場激戰過去了，戰敗的兵士紛亂地，向各處無目的地散開。她在田間的小路上，碰到了兩個肩着槍的敗兵。距離還很遠，一個短小精悍的兵士，就很高聲的叫了起來：

「站住！」

她聽了命令，竟像一個剛受了訓練的小兵，機械地立定了。那兩個兵士趕到她的面前，從那深深刻露着人生不幸的皺紋上，閃耀出一種惡毒的，猙獰的兇光。他們笑着，拍着她的肩，又亂摸着她的下身。把她戲弄了一刻，又兩個人竊竊的商議了一會，於是一個兵士把她向前推了推。

「幹什麼？」

「向那磨坊走！」

稍稍遲疑了一下，她想要說話，却被另一個兵士的槍口嚇住了。

「快走！」

她像一隻被獵的山羊，被他們前後看守着，向那隱在樹林中的磨坊走去。

『多年沒有女人上手了。』其中一個說，忘形的傻笑。

『哈哈，老哥，我們今天真運氣，這個倒還合胃口不是？』

他們這樣嘈嘈雜雜的一路走到磨坊，一推進木門，幾乎使他們一嚇。一個從乾艸堆上突然坐起的傷兵，在微光中看去，消瘦得真像魔鬼。這兩個兵士看到他，立刻用槍桿恫嚇，一顆子彈從屋頂穿了出去，磨坊裏滿是烟霧。那傷兵用了顫抖的，充滿着死的恐怖的聲音喊：

『救——命，我是——傷傷——兵。』

但那兩個惡漢還是耀武揚威的，把槍口對準着他，好像對一個無從抵抗的

人蠻橫，是他們取樂的方法。那傷兵很畏縮地，可憐地伏在地上，一雙眼死定定的瞧住他們，彷彿在乞命。他看出他們和自己是同樣的軍帽，同樣的符號，又好像是時常見面的，熟悉的面孔，於是又用顫抖的聲音喊着說：

「赦我的命，老哥，你看我的符號，我們是同隊伍的人……」

「誰管你，快給我們滾！」

於是那傷了腿的兵士，在地下和一隻蝦蟆似的爬出磨坊，躲進牆跟下的艸叢中，一動不動的蜷伏着。

這時被那兩個兵士帶來的瘋婦，變成很乖巧似的，靜靜地站在一旁，不哭也不喊。她不知道應該怎樣幫那傷兵的忙，也不知道應得怎樣把自己保護。她是麻

木了，那放槍的聲音，那刺刀的亮光，使她幾乎全失了知覺。她不哀求，其實，這野獸似的人哀求又有什麼用處？她只能等待着，任他們擺佈。只是那瘦弱的，鮮血淋漓的，被迫着在地上像蝦蟆一樣爬的傷兵，倒使她動了極大的憐憫。見到那情形，她實在耐不住戰慄，耐不住發抖。試想想一個面目原是不缺欠的人，却因為經過了一場惡戰，一場慘酷的屠殺，變成了一個非得在地上爬的可憐虫。他沒有死，却苟延在礮火的中間，像隻狗似的躲在一個磨坊中，任人威嚇，任人侮辱，這還不是最可慘的事！

那傷兵一躲開，她就被放倒在那個稻艸上。到這時，她還是不動，不喊，也不哭。她彷彿變成了一頭羔羊，隨他們怎樣安排。她也依稀想到這是恥辱，這是姦淫，却

始終不反抗，不掙扎，雙手軟癱癱的垂在稻艸堆上，閉着眼。她的腦裏混雜着砲火，槍聲，烟霧，呻吟，似乎近又似乎遠的丈夫，還有那像蝦蟆一樣爬開去的傷兵。她迷糊地覺得那兩個畜生，很貪的，一個上去一個下來，一個下來又一個上去。她不知道被輪流了多少次，她也不知道自己受傷到如何程度。他們喊，狂笑，有時還互相爭罵。他們是外方人，講的話她聽不懂，她也不想聽懂。她只覺得窒悶，窒悶，窒悶。

大約過了半個鐘頭，她才被釋放。她站起來，雙腿不住的發抖，眼睛昏黑，從頭到腳，感到一陣冷水澆潑時的寒慄。她實在已經沒有一點兒力氣，却還是勉強的站了起來，而且不想再坐下，她不明白是什麼力量把她支住。在這個時候她到想哭，想啞咒，想揀塊最大的石塊趕去擲破那兩個畜生的頭顱。但她却覺得軟弱，覺

得窒悶，流不出一點眼淚。她茫然地聽着外面漸漸遠去的笑聲，那是一種滿足獸慾以後的，得意的凱歌。她像剛做了一個噩夢，又像剛經過了一場險嚇，臥了一場大病。

這時，那半身潰爛，半身不遂的傷兵，又像蝦蟆似的從牆跟下爬出。他明知他們已遠颺了，却還怕什麼似的，爬一步停一會的不敢大胆。他想回到老磨坊裏的艸堆（那裏面比較溫暖）剛剛爬了，那快腐朽了的門檻，他就碰到了瘋婦。她的面色真嚇人，那樣青，又那樣憔悴。她在發抖，牙齒相撞的聲音，可以聽得非常清。她踉蹌地走着，幾乎橫跨過他的身上，絆倒在一根木椿旁邊。他惶恐地瞧着那剛被淫污了的，陌生的不幸婦人；她呢，却更厲害的，簡直是目不轉睛的注視着他。她



像在沉思，彷彿想起了一件事，或一個人，半天沒有開口。大約她是爲了可以更詳細的辨清他的面目，儘管一步步的逼近。是的，她的確想起了一個人，她的丈夫。開始他的腦裏祇是混沌沌的，交錯着火砲，槍聲，煙霧，呻吟，這時却漸漸的澄清了！——她只愴痛地記起她丈夫的高鼻子，圓臉孔，濃眉毛。她所能記起的只是這點點，但就只這點點。已夠使她狂喜不支了，因爲那像只蝦蟆的，俯伏在地上，在生與死，飢餓中掙扎着的傷兵，正是同一個模樣。他也有那麼高的大鼻子，那麼圓的臉，那麼濃的眉毛，而且，不眼見這可憐的動物她幾乎忘了，他也有這麼闊得怪難看的嘴巴。爲了那個嘴，在從前（那真是遼遠的時候）她不知嘲弄過，奚落過他的丈夫幾回。她記得不時說他會吃飯，全是因爲這個嘴太大，如果不想法縮小這嘴簡

直會把全家吃窮。她又記得他的好脾氣，聽到這些話祇是笑的那股傻勁。她愈想愈覺得這傷兵像她丈夫。她再仔細的比擬了一番，又想想他會被開拔到這地方來的理由，簡直不能再懷疑了。他是那聯隊，一向駐紮在那兒，究竟有沒有到這方面來，她並不想追問這些。她只是看着他，一時走到左，一時又走到右。真是愈看愈像，愈想愈對，天下完全相像的人當然不會有，就只這點理由已夠使她完全相信了。同樣的鼻子，同樣的臉孔，又是同樣的嘴巴，天下斷沒有這等湊巧的事，這不是德勝還是那個！她一跳跳上了他的身，抱住了他的頭，一面號哭，又一面狂叫：

「德勝，呵，你就是德勝！開始我還不敢叫你，但現在我認清了，認清了，你再逃不到那兒去……你爲什麼這樣受傷，這樣可憐，難道你竟去衝過鋒嗎？你像蝦

蟻似的爬來爬去，眼見老婆被人強姦了，也沒有力量保護……：……你在外面究竟是幹什麼的，一封信也不寫回家，害得我……：……」

「我不是——我不叫德勝——」傷兵被她抱得很緊很痛的，完全被這種瘋狂的舉動迷亂了，他重覆的聲明他不叫德勝，想從那兩隻有力的臂膀中掙脫出來。

「我不再讓你走，不再放你去打仗！你不是我的丈夫！那末是誰呢？德勝，我不受你騙的。」

她哭着，訴說着她在守寡中經過的，可怕無聊的生活。她責備他忍心，眼淚湧到他的頭上，肩膀上，跟上，跟毒蛇似的把他愈抱愈緊，一點不肯放鬆。

「你弄錯了，請再看一個清楚……」

「我看得很清楚，德勝，沒有錯……你和以前還是一個樣子，只不過老了一點。」

「你聽我的口音，是不是這地方人？」傷兵無可奈何的一再解釋。

「在外面十多年，口音當然要變了的，你不用再哄我，誰不記得你的高鼻子，闊嘴巴！」

「……」

「我們回家罷。」

她叫喊，哀求，眼淚儘管不絕地洶湧下來。那樣的纏綿，那樣的熱烈，使得這傷

兵無話可答。他不能分辯。他也無從說明，其實他又何須這個？他在外面雖還不到十多年，但也飄泊得夠了，他在軍隊中的生活，簡直豬狗不如的，這樣的親切體貼，他已隔絕了很久。現在這苦念着丈夫的婦人，在受了兩個兵士姦污以後，在神經的錯亂中，竟把他誤認。這固執的誤認，雖使他感到悽慘，感到不安，他却不忍過于拒絕——不，他竟有點兒動心哪。他也有血有肉有骨骼，他也需要異姓的安慰，家庭的溫存。他也想得到這婦人已是半瘋，已是神志不清，她的家，也斷不會舒適。但比孤零零的給拋在這兒，在一間破磨坊中喝野風挨餓，沒有人理會的活活等死，總要好過萬倍的。他實在也需要休息休息，在一個比較全安的屋頂下喘口氣了。經了這樣一想，他就不再躊躇，不再推却。他想暫時算一算她的丈夫，於她於自己

也許都有點好處。

『那末我們回家去——』他說，不過你須得扶住我走啦！』

『那自然，我可憐的德勝，你的確傷得重極了。』

她一路縱聲狂笑，用她全身的力氣扶着他走。一半兒拖一半兒背的，她搵得流汗，而且不斷的喘氣。她說雖則咀咒那兩個無理可喻的兵士，但也虧得是他們，才能碰到她可憐的德勝，否則他爛腳爛死在那間破屋裏，她也不會知道哩。可是，她又說，一個人的妻子無故受人輪姦，究竟是可恥的，他的傷治好以後，一定得去找他們算賬。她又嘮嘮叨叨的問他軍營中的生活，罵他無良心，忘了家。他一聲不響的儘是跟着她，聽者她，心裏非常的混亂。他很奇怪自己的命運，怎麼會到這

帶地方，又怎麼會落在這個瘋婦的手裏。他想她的真丈夫不知是怎樣的一個男子，他有沒有死，能不能再回來，如果見了她自己又會發生出怎樣的一種糾葛？

……

一到了家，他便被安置在一間堆滿子彈壳，水壺，和整木箱槍彈的破屋子裏。生活是比較安適了，但左腳上的一個傷口却一天天的腐爛開來，腿腫得像一條樹枝，皮膚起了鱗片像樹皮，而且成天成夜的流出鮮血，膿汁。那婦人坐在床邊，守住他，替他揩乾血和膿，一邊向他說：

『你可記得，德勝，你出發的那天晚上嗎？你不是叫我等着你回來？但是你一去就是十年，連信也不寫個回來……』

傷兵聽不懂她的話，因為他了解其中的事實，却裝着很懂的樣子，向她笑，只是不能插一句話。他又不能再去告訴她，說自己不是她的丈夫，是另外一個陌生的男子。因為他一開口，她立刻就會發瘋似的大哭，說他連妻子也不承認。只要他不說，什麼事她全依，從不會違拗。她的服侍真慇懃極了，如果沒有什麼事，簡直不離他一步。她晚上睡得很遲，睡也睡在他的身旁，以便他要茶要水。一早起身第一件事就是替他換布帶，塗藥膏，這樣那樣的問他是否舒服。那是暑天，倒處焚着如火如荼的陽光。房子又窄又黑暗，成羣的蒼蠅圍住了他，他的腳踝上停得滿滿的，黑得可怕。瞧着他受不住痛苦，她就很耐心的替他揮扇，趕走蒼蠅。一股爛腳臭，瀰漫着全個房子，那樣的厲害，就是最慈愛的父母，也要捏着鼻逃開。她在這樣難



聞的惡臭中，能這樣不厭倦，這恆久的熱情，使這傷兵感到一種又樂又悲的心情。有幾次他往往會忍不住的說：

『好人，我的確不是你的丈夫，我不叫德勝……你認清楚罷……』

她聽了這話，一定要跟他大鬧，不替他紮布，不替他換藥，也不倒茶水給他。她脾氣好的時候全然不像一個瘋子，但你瞧，她那號啕時的怪樣子簡直會把你嚇跑。她的眼睛紅腫，臉色鐵青。全身顫巍巍的一時向後倒，一時向前俯，雙手擂鼓着木板，頭髮像水鬼似的披在額前，在房裏跳躍了一陣以後，她還會奔到河邊去，說她要跳河死了。傷兵看到這可憐情形，又只得跟蝦蟆似的爬去用好言勸她回來。

他是中國南部一個深山中的居民，因為在自己村裏犯了罪，被法律趕進軍

隊裏去了。他在家裏也留着妻子，兒女，還有老母。他的家雖很窮苦，很艱難，却還融洽。他也時常想念到故鄉，只是不能回去。在軍隊中，從進去那年起，他一向是個火夫，一個火夫在軍中是夠倒霉的差使，簡直是兵士們的出氣罐。每一天，每一餐，爲了菜或飯，都得受他們拳足交加的滋味。碰到開戰時，他還要把飯冒着生命的危險，送到前線去。這一次，這傷兵正在爲兵士盛菜的當兒，一排槍飛了過來，他的一隻腿幾乎給打斷了。現在他却躺在這破屋的小木床上，受一個陌生女人的看護。他不知怎樣才能逃出那危險的境地，安全地躲進那個磨坊。一想起那時節的恐怖，他的神經就錯亂了，他的眼前就會變成完全昏黑。他有時大哭，有時狂笑，有時又狂吼着軍歌——一個火夫的軍歌，是特別粗暴難聽的，因爲他從不會學到過

一隻完全的歌。晚上，稍一睡去，在夢中，他也要大哭，甚至有幾次從床上跌到泥地上，說着斷續的嚶語：

「哈，你的一隻手呢？雄興的半個腦袋？周光熙的一隻耳朵……呵，好痛，我的腿掉了，走起路來麻木木的怪難過……老哥，給還我，你這混蛋的……」

睡在他身邊的那瘋婦，被他驚醒，老是絮絮的用話安慰。她的溫存直使你驚奇，就是一個神經正常的婦人，也不會像她那樣純良體貼的。替他點上蠟燭，因為她相信黑夜是帶給他以恐怖的原因。如果他馬上再睡，她也就把燭吹掉；否則，她老是編一些故事來講。這些故事當然是不經，是荒唐，甚至竟是這瘋婦自己的嚶語，在我們聽來。但在這無告的，落難的殘廢者，却是真實的。這裏面有熱情，有親切，

有不朽的同情與憐憫。他聽着，瞧着那在燭光搖曳中的，鐵青的面孔，往往禁不住吊下眼淚。她有時停住想，想好了又講，要一直等他熟睡。他看待他簡直如同一個孩子！摸到她這種脾氣，洞悉了她這種苦心以後，他就是睡不着覺，也勉強假裝出鼾聲。因此有幾次，他也聽得到她的夢話：

「呵，這些野獸……一個……兩個……一次……兩次……上來……又下去……呵多痛……」

多可憐，她在夢着那磨坊裏的一幕呢。

戰事慢慢平靜了，在周圍一百里的原野上，已聽不到一點槍聲。農夫們從山谷中趕回他們的牲畜，打算再在鄉村裏住，但他們的房子沒有一間是完全的，還

留着的祇是成堆的瓦礫，給打斷了的烟肉。田野也給蹂躪遍了，滿目的荒蕪中，是腐爛了的屍骸，殷紅的血跡。要復興一個新經戰亂的村莊，真不是容易的事呵！

人們一有平安的生活，閒空的辰光，就想找同樣無聊，同樣無法消磨日子的人談天。只要有一個地方，有人住，你就可以看見成羣聚在一處高談闊論的人們。不論在城市的酒店，菜館，還是在鄉下的涼棚，方場，全地方便這種行樂的。一些些無關緊要，極有趣味的消息，全是在這種地方被披露，被討論，被傳遞。德勝沒有戰死而且竟已平安回家了的消息，也夾在那些戰爭的故事中，被迅速地傳佈開來了。這消息不久就被德勝的姑母知道。她是他們唯一的親人，一個很敦厚，很仁慈的老婦。她提攜過他，當他死了母親的時候。聽說他回來，這老婦真樂極了，她特地

棟了一個好日子，買了一些糕餅上吳家村去，看看她十多年沒有見面，在軍隊中生活的姪子。除了她自己，還帶了兩個兒子，因為她想他們也應得見見親表哥去。

那傷兵，聽說有一個叫做姑母的婦人要來看他了，真急得可以。他想瘋婦在神經錯亂中把他誤認，那姑母總不會跟她一樣糊塗的。他將怎樣對付那個老婦人，含糊騙過她還是老實向她說明因錯就錯的經過？他應不應告訴她自己的真實姓名，告訴自己也是有家，有妻子，有姑母在遠方的人？他想如果自己給那老婦認清不是她的親姪子，却是一個陌生的，不同血統，不同言語，也不同習慣的異鄉人，那她會怎樣着想？他是個騙子，是個冒充人家丈夫的惡棍，他想如果事情被

揭穿，那瘋婦是怎樣呢？相信那老婦人的話，還的仍然固執着自己的眼睛，始終不變的認他是她自己的德勝……

這姑母果然來了。她一逕走到傷兵所睡の木床前。看到他那流着血膿，腐爛得和蜂窩似的傷處，竟沒有開口說話，就淌下淚來。她的德勝竟變成這個樣子了——這樣的褻褻。這樣的消瘦，就是睡在街道上的乞丐也要比他像樣得多。他的身上多臭！她記得以前出門的時候，是個強壯極了的漢子，雖不是漂亮的，也算不得難看。那時他有說有笑，走路也一挺一挺的，非常神氣。不料那樣生龍活虎似的漢子，竟在軍隊中變成這樣。她想起他是自己撫養成人的，心裏一陣痛彷彿割去一段肉，好容易才止住號啕大哭。

「德勝，你怎麼姑母來了也不說話？她是特意跑來看你的呀！」那瘋婦看到他們只是你瞧着我，我瞧着你的不說話，用手拍了拍傷兵的頭，叫他開開口。

「是的，德勝，你也告訴告訴我你受傷的情形，你到這步田地，真該怪你自己！」姑母感歎似的說。

「……………」

但德勝還是靜默着，他無從回話。多奇怪，這婦人竟會變成了他的姑母！這是怎麼一回事？她難道竟跟那瘋婦一樣的認不出自己？他的心裏起伏着一種奇異的，莫明其妙的念頭，他感到不安，還有點兒不快。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她們究竟是什麼人，這全不明白的環境使他生出一種反感。他瞧着她們那種



可憐又可笑的樣子幾乎想喊出

『莫胡鬧，我並不是你的姪兒！』

這時那兩個孩子，也站在他們母親的旁邊，張着嘴，很驚奇的朝着他看，那樣子真使他難堪。姑母把他們拖得更接近一點，指着年紀比較輕的一個說：

「這個今年『七歲了，他還是初次見你。那個十三歲，你從前不是很愛抱他玩的嗎？現在還認得不，榮兒！喊一聲表哥吧。』」

『表哥——』兩個孩子一行向傷兵喊。

『……………』

『表哥！你怎麼不應啦！』

「我……我……」他想回答，但只在肚裏唧咕了一聲，

「我不是你們的表哥，我不是——」

這傷兵看到自己的傷口天天潰爛開來，看到自己的肉儘管變成血膿，知道要復原是無望了。不能健復，又不能即死，站在這生與死的交界線上，回想到自己的一生，自己在軍隊中過來的，豬狗不如的生活，他真恨不得一手捏斷頸子。最慘的，還是他想到這瘋婦，這樣盡心的服侍了自己一場，到後來還是免不了給孤零零的拋下，在這破屋裏寂寞地。艱苦地度過殘生。有時他真盼望她的德勝還沒有死，而且馬上回來，那就是他給攆出這破屋，像一隻野狗似的死在荒野，他也快活。她雖則是半瘋了的，神志不很清楚的婦人。但那種犧牲的精神，熱烈的情感，真可

以叫那些拋棄一個男子像拋棄一個紙錢似的婦人愧死。他敬慕她，崇拜她，看她彷彿是保護自己的慈母。他想他們可以快活的，如果他的健康能夠恢復，她的瘋病能夠祛除。那德勝拋下這樣善良的一個老婆，絕不想回家，他很覺得奇怪。可惜自己是殘廢定了，否則跟她過半世，也很幸福。自己既然已絕望，就應得向她說明白，因為要她辛辛苦苦的，勞勞碌碌的供奉自己——一個不久於人世，已經殘廢定了的傷兵，簡直是天不容的罪孽。跟她說一定的使她難過，而且未必會相信，但這有什麼辦法？

『我不是馬上死，也要殘廢了。』一天晚上，他下了決心說。

『死殘廢你——』她一碌的坐了起來，點亮了油燈。那時夜深了，窗外是黑

沉沉的山，浩蕩蕩的河，荒涼的原野。除了蛙兒的鼓噪，在這鬱熱的夏夜，再也聽不到一點別的聲音。她披頭散髮的坐在牀上——那一堆凌亂的稻艸中間，看去又要開始號啕了，如不是他連忙陪錯。

他以爲跟以前一樣，一晚睡就會平靜無事了。那料她竟整夜不合眼，一清早就起了床，趁他還未醒以前，背了一些從戰場上拾回來的子彈，瞞着他上城去，因爲她想給他知道一定要被阻止的。他想城裏有警察局，他們準需要這個。碰到運氣馬上變賣掉。她就可以替他請醫生。他記起了一些有名的郎中，他們的住址，他們起碼要討的診金。她很高興，心中充滿了各種新鮮的希望，她希望能換到錢，能伴着大夫回家，能醫好她所最愛的，最離不開，拋不下的德勝。她也想到這些子彈

或許會發生問題，但她馬上去了自己的疑惑，因為就住在鄰村的王三，不是賣掉了好多從敗兵手裏奪下來的槍枝，毫無困難的賺到好多錢嗎？……她肩着那半木箱子彈，在街上找警察局，可憐她還是初次進城。

「先生，警察局在那兒？」她很狼狽，很慌張的問一個站崗的警察。她本來已經走得氣喘喘的，又加之這種惶恐的樣子，很容易引起人家疑心。那崗警睜起一隻大眼，好像狼似的把她全身看過一遍，隔了許久才慢吞吞的問：

「幹嗎？這木箱子裏是些什麼？」

「子彈！」她笑着回答，心裏很高興有人注意到這隻箱子，「我帶來賣給你們的。」

崗警聽說木箱裏的子彈，呆了一呆。他的眼眼愈楞得大了，很無禮地注視着她，這種注視叫她更來得慌亂。她簡直不知道應得再說什麼話，只是手足無措的站在一旁傻笑。

『走，跟我走！』那惡棍揮一揮手。

她被帶到警察局的一間小房子裏。她坐下來，把木箱子放在腳下，很惶惑的瞧着許多警察圍着她，不絕地嘮叨。

『子彈從那兒來的？』有一個這樣威嚇着問。

『也許是她丈夫從軍隊中偷回來的。』

『偷了子彈，還想賣錢，嚇，不給你坐牢不信！』其中有一個身體魁梧，紅眼睛

的警察暴吼着說。

「那也不見得是偷來的。」

「一定是！」

「何以見得呢？」

「……」

「……」

她給這班成天吃飽肚子不做事的警察圍着，你一句我一句的嘲弄，恫嚇。她不敢也不願回答，只是很驚奇的望着他們，心裏儘是想着睡在那個木板床上的德勝。她想起自己來得真匆忙，竟忘了給他換藥，給他紮布他的床前也沒有一杯

水，一杯茶，天這樣熱，這樣悶，他口渴了怎麼辦呢？如果他竟自己起來找茶壺，開水缸，那不是簡直把他送終！她一面責備自己的粗心，一面很奇怪這些鬧鬧嚷嚷的警察，怎麼一點也決不下買不買子彈？坐在這種地方，瞧着這些黃面孔，多叫人煩躁！她焦急地盼望有一個作得主的人出來，跟她很簡直了當的決定這項交易。

過不多時，果然一個留着八字鬚，胸口佩着各種徽章的警長出來了。

「子彈從那兒來的？」他簡直的問，滿口北方音。

「拾來的。」

「多少？」

「很多呢，先生！假使我們說得着價錢，請你雇一輛小車子，跟我去運來。還有



那些子彈壳，水壺，軍衣，也可以賣給你們的。」

她厭煩這班人只問子彈的由來，却絕不提起價錢。

「你住在那兒？」

「吳家村，離這裏不遠的。」

「你有男人嗎？」

「他剛從軍隊裏回來！」她微笑，提起她的德勝又叫她感到高興；但這是很暫時的，因為他是睡在床上不能動彈哪！

警長想：她的丈夫有偷藏軍火的嫌疑。

「他叫什麼名字？」

「吳德勝。」

警長從口袋裏取出一本很小的簿子，在上面記下她丈夫的名字，於是厲聲的吩咐警察說：

「好，押她到看守所去！」

同時他又派了一大隊警察，一輛小車，向吳家村去了。

靠傍晚時分，在田間小路上，一隊警察押送着一輛車子回城。車子的一邊堆着木箱，水壺，破舊的軍衣軍帽，另一邊，就是縛着那一個傷兵。

## 冬 宵

我躊躇地，憂鬱地進了一個遊藝場；在雪中，在這寒冷的，慘澹的冬宵。

這真是一個哀鬱的辰光。一切都是黯澹的，陰慘的，連音樂也帶點兒寒意。舞臺似乎蒙上了一層濕霧，那些疲憊不堪的丑角，似乎都在霧障中憧憧來往。電燈在水氣中燃着白光，在那蒼白的光流下，祇有寥寥的幾個顧客，他們臉上都有一種漠然的悲色。外面又是雨，又是雪，風狂暴地搖着玻璃窗。妓女們——喔，那些長夜失眠的可憐生物，整排的株守在窗下，就像寥落的肉市。她們大部僵僕着身體，臉孔深埋在黑斗蓬裏。她們的嘴唇雖然塗上了胭脂，但在這寒愴的氛圍氣裏，也似

乎黯然無色了。

我眼光模糊的注視台上，自以為聽著音樂，但聽到的却祇是窗外雨雪的交響，那幽微的，不斷的聲音，真有點淒涼。但現在笛聲響起來了，聽，那真是我最愛的——那樣纏綿，那樣舒緩，又那樣柔脆！

笛聲愈吹愈悠長，愈軟弱，也愈顯憂鬱；我的全身心，都融和在這動人的聲音裏。於是舞台在我的睛前模糊，雨雪的交響，也從我的耳邊消逝了。我恍惚地合着拍子，感覺到一陣舒適，一脈安慰。正當這時候，有一個幽微極了的聲音，從我的座前發出：

「先生！」

我面前站着的是一個消瘦的襤褸的孩子，他戴着一頂破帽，稀疏的櫻黃的頭髮披出帽外；那雙晦澀的大眼，在冷霧中閃耀，毫無神采。他手裏的報紙，似乎曾經掉落在地上，因為有幾頁塗着斑駁的泥漿。

「先生，買份報看吧。」

「不，孩子。」我搖搖頭說，於是他躊躇地，悲哀地走開了。我又繼續着我的深思，我的諦聽。這時外面的雨雪更大；風颳得更響，路燈在黑黯的走廊上搖曳有如鬼火。在外面伺候機會的妓女，因為耐不住寒冷，都紛紛的進來了。她們撲落了沾在斗篷上的白雪，呵一呵手，於是在這零落的觀客中無望地穿來穿去。那種悲哀的神色，那種幾乎是乞求的耳語，使我感到一層淡漠的哀愁。

『先生，買份報看吧。』

我忽然又聽到同樣的聲音，我的眼前又站着一個同樣消瘦，同樣哀愁的幻影。不過他的聲音比前來得更深沉，更儒怯，顯然熱淚已在這個小物件的喉頭洶湧了。

『不，孩子，我沒有銅子了。』我又搖搖頭，同時移了移坐位。移動的時候，我袋裏的幾個銅子竟鏗鏘地交鳴起來。聽到這聲音，那可憐的小臉，竟顯出那樣切望的神色，他揭開一份報紙，想遞了過來，但一見我冰冷的臉色又不覺遲疑住了。那雙燃燒着飢火的眼睛，顯然是充滿了怨恨的。

看見我不理，於是他又躊躇地，悲哀地走開了。我看了看掛在身後的壁鐘，這

時已過了九點，但我還沒有用飯。我想我也該喫點什麼了。那冒着熱氣的，賣豆漿的攤子，不是就在天井那邊嗎？那真是一種方便的，美味的飲食。要鹹有鹹，要甜有甜；你如愛鹹味，那小攤上還有現成的，煎得又肥又香的油條。一想到那香氣，我真禁不住垂涎。於是我數一數買票剩下的銅子，還有二十枚。兩碗漿，兩根油條，剛巧可以飽肚，不簡直是頓上好的晚餐。於是我便急急地出門，衝進撲面的風雪中，迂迴地下了樓梯。這時風雪愈急，似乎因着寒冷而萎縮了的，天井中，嘶嘶地響着水管的聲音，一隻白鷺蹲在假山下避寒。沉寂佔據着各處，樓上樂聲透過如冰的夜涼，有如悱惻的哀訴。被遺棄在露台上的椅桌，在路燈的微光下。黯澹得有如幽靈。那上面，在炎熱的夏夜，喔，曾是怎樣的歡淫，怎樣的豪快！

我正要橫過天井，忽然在後面，在樓梯的盡頭，傳出一聲幽微的呼喚：

「哦先生！」

一聽到這熟悉的，淒然的聲音，我急忙轉過身去。於是那個蒼白的，消瘦的臉孔，又在我的眼前顯現了。在那頂破帽下，那憔悴的眼，射出的簡直是種垂死時的迴光。

「怎麼你又趕來了？我不買總是不買。」我大聲的說，彷彿有點生氣了。

「但是，先生！祇求你買我一份……」

「我可沒有銅子哪！」

「我相信你有，先生！祇求你買我一份……我實在也是沒法……我祇



有一個娘但她是瞎眼的……我真難養活她……我祇有耐心死賣，所以能夠多賣掉一份，總想法多賣牠一份……」

「可是我還不會喚飯呢，不過——」我雖則一味拒絕，但一聽到他那深湛的，悲哀的聲音，我早已心軟了。在這大冷天，雪天，實在誰願看報呢？他雖用盡了心計，兜賣了這許多時，但我想一定還沒有賣掉幾份——或許竟連一份也不會賣掉。他一定也沒有喫飯，一定已在這裏繼續兜賣了一整個日夜，但買報的人却是這樣稀少，這樣零落！我雖則肚餓，但比之這可憐的，消瘦的孩子，又算得什麼？我實在應該買他一份，不，應得盡我的能力買他兩份。我正是壯年，餓一兩餐有什麼妨礙！而於他……他的家……他那窮苦而且殘廢的母親……

『我可以買你兩份。』

『真的，你真的情願——』他驚奇的問，那雙大而憂鬱的眼睛，突然的發亮了。

『當然。』我一面回答，一面馬上數銅子給他。這孩子，看他那種快樂得顫抖的情形，可以斷定他已好久不曾碰見這種幸運了。他很快地數了兩份報，插入我的破衣袋中，而且輕輕地道了一聲謝。那一聲，喔，我再也不會得忘了那溫軟的悠遠！聽到那感謝，我就更覺得那孩子的可憐，那孩子的軟弱。他雙掌托住銅子，撫摩着，而且敲得叮噹的怪響。這樣玩，簡直使他樂極了。但他忽然又躊躇了，那深灰的眼睛，又很快地掩上了一層悲哀的模糊。晶瑩的淚水，和着幾乎給冰凍了的鼻涕，



『真的你……你倒會哄我？』他又驚奇的問，眼淚馬上收住了，他擦乾了兩頰，欣然地收了銅子，而且數了數，然後很仔細地放進衣袋。這種單純的，天真的信賴，倒使我噙不住眼淚。

『真的，』我拍拍他的小肩，『你應得再找別人買報；我的十多個銅子，倒已誤了你大半天功夫……』

『可是在這大冷天，究竟誰願買報呢？』他悲哀地回答，快樂又在他的臉上消失了。一種深沉的，無望的憂鬱，又像陰影似的罩上了他的小臉。他那悽然的眼睛，儘是凝視着我，但我還有什麼力量幫助呢？我的兩袋空了。明天的糧食，不知道應得如何籌措，不，簡直連這茫茫的長夜也無法挨餓。雖然我是這樣同情他，可憐

他，但我還有什麼力量幫助呢？

但他終於默默地握了握我的雙手，慢慢地，悲哀地走開了。走了不遠，那深灰的，大而憂鬱的眼睛，還回過來看我一次。於是那消瘦的背影漸漸在黑暗中消失，那低抑的，幽微的聲音，又在遠處淒切地響動了，而我呢，却惘然地默在廊下，穿過濃重的飛雪，癡望着那冒出水氣的，賣豆漿油條的小攤……

竹  
布  
衫

一〇六

## 後記

去年是我最荒蕪的一年，這樣長長的一個時間，竟沒有一點收穫。收在這裏的作品，全是前年的東西。創作的確不是件易事，有時我實在感到自己能力的枯窘。世界正處在一個大變動的時期，尤其是中國，我希望此後能夠抓住變動的中心，寫出一點比較切實的文章。我是一個最脆弱，最無能的人，對於文學時常感到絕大的失望，如果沒有尙果，淑蘭，志青，一心，成慧，福熙，文源，諸友的鼓勵，我怕早已放下這支破筆了。這一年中新認識的徐調孚，巴金，施蟄存三位，也給我寫作的勇氣不少，我的父親是清末的中學生，而且已是上了四十七歲的人，可是對於我的寫作不但不反對，反而各方面予我鼓勵，所以這集子就奉獻給他。三月前，轉蓬原

他。答應替我寫序，現在竟不見踐約，實在是件憾事。家壁時常幫助我，也在這裏謝謝